

上饒縣志卷十五

清記

重建北城樓記

高夢說

春秋于城築之役苟非其時必書以示譏其譏也非其時也時則君子無譏焉惟信實聲七邑東走玉山西達興安弋貴南通永豐鉛山惟北則僅由以詣靈巖爾東西南三門皆有樓櫓以嚴保障而北獨無有郡人曰是燬于兵然迄今亦幾三十年矣顧何以一廢而不復也噫以其僻歟狃于晏安而忘備歟惜民力歟圖其重且急者而不暇及此歟予不敏濫領此州學宮之圯者既葺之橋梁之壞者亦新之矣則是役也其又烏能緩爰相材爰陶土慮其費民也爰割俸慮其勞民也爰僦工無雕鏤無丹雘惟期其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一

經風雨歷歲時始工于壬子九月之上旬迄十月之中旬而落成敢曰靖共乃職乎惟事因農隙庶免于君子之譏而已雖然事不患其難成而患其難久作者心手之經營常賴有能繼者始不至于廢不然則此棟宇墻垣之構其能經百年而不敝乎予故書數言鑱石以告後之君子焉

平政橋記

徐旭齡

徐子旭齡懷玉人也長于武林宦遊京國頗不悉故鄉事

迨

今上七年請假歸里始入郡郡南臨溪溪深而水冽映南屏一帶空翠如畫顧而樂之間鍾靈石橋既圯不可復作而架舟爲梁者亦朽壞不可渡又未嘗不爲之惻然也予欲請于當事復爲斯舉而卒不果迨今秋鄉父老暨弟子員

合詞置郵筒備言郡伯高公暨司馬侯公重建斯橋之故一木一石一絲一粟皆郡伯與諸公捐俸給之鳩工庀材命知廳董其事肇于七月至九月中浣而橋成凡車馬往來不復有航渡之苦屬余爲之記予乃再拜稽首以復之曰橋始于前代自汪文定爲記後廢興不時代有作者備載郡乘且貞之珉余不敢復贅今所記者郡伯高公之治吾信與吾信之所以蒙澤于高公者而已高公一代大儒凡所以加民務其大者遠者切實而近人者如謁廟而見郡庠之傾圮則顧諸寮曰斯何地而令其鞠爲茂草乎闕城垣則又慨然曰以

天子金湯而俾之不固誰之過也問鄉賢之廢址則登一杯亭過四賢祠又未嘗不歔吁流涕而有百世同心之感是故若學宮若城垣若一杯亭四賢祠悉與僚屬分任之皆次第修舉照人耳目而廣安橋特其一耳吾于是益知郡伯之爲政果爲其大者遠者而不在乎區區之間也雖然今之爲守令者吾知之矣亭臺則侈之梵宮神宇則壯麗之出則鮮衣怒馬入則羅珍羞張歌舞大會宴客燈火至夜分不散至有等坐堂上則以桁楊供其喜怒對賓客則攢眉羞澁備陳敷歷視一官如傳舍求其留心實政作濟人事以著不朽如我高公者百不得一也况吾信近當蟲旱交虐之後哀鴻遍野而公乃大興土木非時絀舉贏實倣古大儒救荒之策俾民有所樂生而不知則公之爲德甚大爲功甚遠不獨行道之人歌之咏之而已余備員西臺倘他日以我公治狀上之

天子天子曰若涉大川用汝作舟楫則登臺輔而弘濟天下者正未有艾乎又豈我信人得私其所濟哉予故樂得而記之

重修本府城隍廟記

湖東 李士禎 昌邑人

信郡接浙江控閩粵勢踞上游而西通彭蠡北枕靈峰蛟龍之所窟宅而伏莽之所潛藏也先是建邦分土于山澤之區特設一郡以資彈壓斯郡之勢重而守是郡之任亦重守者職陽神者職陰陰陽之道同功均利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而有功于

朝廷甚大矣夫神之功若德如是其有關於茲土顧使廟貌不光風雨無蔽非所以妥靈爽而儼對越也且信在昔比閭誦絃農桑遍野舟車之所往來商賈之所輻輳稱雄于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

江右者不小經兵燹後城市荒落凋瘵未起余于歲甲辰夏奉

命來守是土弭節于信首謁城隍神見神厨半席粗措几筵其門屏殿寢以至兩廊惟三五神像錯立顛置于頽垣之下不禁憮然曰斯神也非守令之所月吉而瞻拜者乎四方之所禋祀而祈報者乎大菑大患之所奔走而繇辟者乎吾儕居是邦爲

天子撫馭斯民興利除害孰不藉神之庇沐神之澤而顧聽其零落于荒煙蔓草間耶爰與共事諸君謀所以新之咸有同志暨邑之父老子弟莫不竭蹙恐後越事赴工不数月而落成余于是舉得大易震之義焉震者動也萬物出乎震信處江右之震垣維茲氓庶一旦恪共震動明作有

功屏暮氣而乘朝氣將所云人物之盛復見于將來者不于茲卜之哉是役也計費五百緡約工三閱月凡撤故而更新者爲殿庭爲寢閣爲兩翼廡昔未有而今勑設者爲七邑城隍之室共爲兩棟若門屏若堦城槩一整新乃肖諸神之像奉以居焉經始于甲辰仲秋竣工于涂月適余以輯端行八閱月而還郡再至瞻拜輪奐丹雘氣象嚴肅非復舊時之觀而彩炬增輝鼓鐘合響神聽和平奠安奚極吾吏與民寧不因是而少慊夫美報之願耶乃與共事諸君曰庚桑之功僅存一時畏壘之民猶俎豆不朽矧城隍神與河山帶礪共圖永存者乎唯是廟朏于昔今胡以故廟新于今後胡以保不綜其始末而記之何以昭示來茲哉遂援筆爲記而貞諸珉

重建南巖文公祠記

高夢說

南巖距郡城二十里而近巖深廣可二畝僧徒四巖爲屋而居焉巖之右有五級峯級高或可一尋或數尺拾而登則煙巒城郭歷歷如畫咸在目前循巖壁而左行數武有泉一線從石中出其水冰而甘曰一滴泉老樹巨竹參錯交映固郡之勝境也徽國文公遊歷至此愛其巖泉之勝聚生徒講學其中後人因像而祠之祠在泉之前歷年既久祠已盡圯而像則寄于僧寮矣文公講學之地在豫章者白鹿鵝湖最著懷玉則不甚顯而南巖又其微也夫荒陬僻壤間有名賢挺生則其地增重即不然或以遷謫至或偶一經過焉皆足生山川之色江州一詩滕閣一序皆傳之數百年而不廢豈此大賢絃誦之地顧可使之湮沒

無聞也耶故公羽翼六經其書已頒爲功令其祀已列于學宮不因此祠之廢興爲輕重而吾乃亟亟焉謀爲興建不獨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亦聊以張吾信也祠既落成爰勒之石使後人有所考焉

建茶山寺記

李郡司 黎士弘 長汀人

此山傳爲陸鴻漸舊居陸好茶故名茶山山側有泉因遂目爲第四泉是未嘗考張又新煎茶記也然山因陸固足傳泉性甘冽又自足傳正不當以次第爲高下耳秋深無事與同官策騎相過謀搆數椽存其遺跡學佛人德如慨然任之予爲額其楣曰獨清書一聯于柱千年舊姓存前哲一掬寒泉付老僧意殊適也近郡長蔡翼皇先生又將新一杯亭屬大令趙君董其事嗟乎南亭西寺久付沉烟一旦改觀兩賢相望興廢固亦有時也哉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五

重建府治頭門記

郡守 孫世昌

昔夏王治天下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聖人以無間稱之然後知代天子而撫民者所重專在民事而不貴問官舍可知矣余奉

簡命來守信郡信州之府治事廳與府治之頭門俱爲賊所燬前之守斯郡者或亦視爲傳舍固未嘗修余自下車來日擊百姓愁苦室廬荒廢方恫恤之不暇又何忍煩民一力損民一財而輕于議修乎乃相陰陽者曰府治之前後山高而水遠非建起頭門無以收山水之朝迎此以形勢言門之當建也又有爲之說者曰治事廳之有頭門猶人元首之有冠也君子必先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此以體統

言堂或可後創而門之不可不先建也更有爲之說者曰  
府治頭門爲一郡政教號令之所出斯門不立何以令七  
邑之遵禮教者望門而起敬七邑之玩法度者望門而思  
懼此又以政教言門之不可不早建也三說具陳予聞而  
默是之遂捐俸拮据以重興此門然終不敢煩民一力捐  
民一財也門適成會纂修郡志之執事請予記予曰建門  
一小事耳何足誌執事者曰建門雖小而關係甚大茲一  
舉而三善備焉是亦變亂後復興之始事也何可不載諸  
誌予因笑而畧爲之記云

重建紫雲殿碑記

邑丞 陳 貞寧波

距城二里許有陶家埠即古周瑜之百花洲地也瀕河而  
南爲上饒江水汛舟航上下稱要津焉其在明時設有座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六

差二船若干隻水手若干名而以遞運所官司其事官舍  
即構于崖上于是風帆輻輳煙火千家咸目之爲水次矣  
因就江側鼎建紫雲殿奉祀 楊泗大將軍之神有金甲  
斬龍之異而惠邀其利濟大川之澤也然初制巍峩飛丹  
流碧即有傾欹水次民輒修復之歲虔祀事不衰  
清興以來舟制既裁所職亦廢其衙址半爲僧寮所有唯  
紫雲殿巋然獨存壬寅不戒于火尋雖還復而支地數楹  
風雨不蔽漸有摧折之患余以職司漕艘每歲開兌必致  
禱于神顧瞻廟貌恫然者久之謂兵精運載上以利軍國  
及其赴次下以利吾民無鯨鯢鼓浪石尤揚沙之憂中以  
利吾軍若職也神之靈爽視山川社稷之庇何如而顧使  
三瓦徒陳兩楹空立神將據我乎乃請命于 各憲咸得

分以水俸余乃竭蹙將事陶甃藝瓦僦工給食夾柱而上  
皆垣墉丹堊完整堅固不特風雨無憂抑且歛仄不患今  
而後臨高瞰清神之靈爽當赫赫若前日矣是役也往來  
省會稽以時日實鳩工于歲之辛亥端陽而落成于今夏  
之六月也

一杯亭讌集記

鄭日奎

一杯亭在郡治溪南居山之半宋趙忠定公守郡時所建  
也洵歷兵燹獨巍然如魯靈光異矣丙午夏初予入郡翁  
子凱臣招予飲此于時宿雨乍晴風物靜好林光如冰濕  
翠欲流拾級而登疑在山陰道中亭倚山而矚人居左右  
多古木蒼分綠合影互參差而炊煙復上與山嵐相接樹  
有隙輒縫之矣靈山遙對峯厯厯可數乃日光摩盪山色

混爲異色滉瀟萬狀不能諦視四山環繞竒態各呈覺秀  
色時時來樸人衣裾下頰城郭廬舍錯時烟樹中江流繞  
之隱見出沒厯落如畫城之西一樓危立故少師夏文愍  
公舊業也繁華已矣此蹟僅存輒爲喟然自感而傷相國  
功名之不終還顧山阿則疊山先生祠堂在焉堂亦稍圯  
矣然先生大節精忠直與河嶽同敞豈藉此爲存亾哉頃  
之賓朋悉集列坐亭中穀核既陳觴觶斯舉飛花入座山  
鳥下窺把酒臨風竒情滿目客有持酒戒者予笑曰咄嗟  
老子忍斷杯中物耶且念此亭命名之意云何四爲歌魏  
武短歌行一章群屬和之彷彿四座風生溪山變色而客  
亦不覺連浮數大白嗟乎風景不異世態紛紜未免有情  
誰能堪此趙公却身後之名與魏武念忘憂之物宜其同

出一轍于是洗盞更酌此獻彼酬興致雲酣談鋒鏗立或探玄旨於秘閣則玉麈頻揮或抒雄畧于壯懷斯唾壺欲碎奔走海嶽縱橫古今語不襲常見皆各出僮僕亦欣駭樂聽左右給事靡有倦容客以是竟醉起視四山暮色群來分手告別而月滿前溪矣時主人爲翁凱臣客則王子炳若鄧子衛玉內兄汪吉兆家仲秀子暨余六人集之明日次公鄭子記之

重建縣城隍廟門記

陳 貞

城隍廟祀聖政記詳已明初以上饒附府唯府有之迨神廟間知縣事長洲李公鴻始更立縣城隍廟有司朔望行禮然近在公署之東延袤不數丈地既湫隘而制又弗稱疑非所以虔對越而妥神靈也歲壬子秋通守 某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八

公適承攝縣事仰觀俯視顧謂貞曰昔張燕公有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曲江有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夫神之所依在民而又贊助天和以蕃殖人物其聲靈赫濯誠何如耶欲更遷之而時與力均未逮無已爲崇其象觀可乎乃冬十月 公又以運艘抵通貞不敏不敢遂墮厥事于是庀材程工運甃陶瓦黝堊之屬咸獲就緒門高而敞垣豎而堅暉如峩如儼然殿陛之所矣意自今瞻拜其下者肅肅雍雍人之對越于神與神之綏福于人皆足以不朽則貞之藉手以報 憲命公之藉成以答神庥者又馬有已哉工既竣敢僭效數言以記其事

重建廣信府名宦祠鄉賢祠記

李 昉

天下莫不有學學之左右翼莫不有名宦鄉賢二祠凡官于斯而有功德及民者祀名宦其生長于斯文章品行著稱當時者祀鄉賢按信郡舊志鄉賢祠附府學成化時遷文昌祠內後又併入茶山五先生祠合前後祀者二十九人若名宦十有五人舊祀府治楊刺史祠正德間應教授奎請以沒官基宇建二祠于富有坊名宦鄉賢至此始分時左右各有專祠萬曆中孫刺史從龍改遷政教坊增益名宦二十三人合鄉賢而並爲一祠厥後亦廢康熙壬子高刺史夢說蒞是邦乃訪其故址仍建三楹而合祀焉嗟乎時廢時舉或合或分信郡之不得長有此祠也亦屢見諸方策矣夫兵火迭經祠堂官舍鮮有不淪于荒烟斷塹間者顧在興復者之後起有人耳使皆因循怠緩相諉於力之絀俾賢士大夫不得以時享其血食將朝廷崇德報功之典可竟委諸草莽乎記曰有其舉之不敢廢也斯固高使君合祠之意也或謂予饒守也以饒守而記信郡之事文獻不足其何以徵信予曰不然建祠之始末其大畧可得聞也諸先生之名號官爵猶可按籍而求也吾于先大夫范林公遺事有足徵者順治十三年先大夫由諫垣備兵湖東不數月而遷去其所見諸施行者如蠲賑如募懇以及修文廟勤月課督師勦撫完聚被擄婦女諸善政迄今二十有八載以爲詢之故老當無復有存焉者孰知尚有諸生楊森輩暨耆老一二人猶能悉數其懿行且述其事之可徵者上之郡縣轉詳撫軍下方伯公學使者覆核遂如所請增置木主入祠而先大夫獲從諸先生之後

共俎豆于一堂否則湮沒而無聞已寧非故老足徵之力  
與客冬予役信州得趨拜祠下畢徘徊四壁棟宇頽敗零  
落不葺將鞠爲茂草因捐貲屬上饒令庀材命工建三楹  
于後以重新廟貌妥侑諸先生庶幾彰往示來或亦砥礪  
人心之一助云以年月日肇工于月日竣事額從其舊盖  
本諸鄉賢名宦之合爲一祠也至其姓氏高刺史記之甚  
詳不復重贅惟上饒令張君世竒董其事而相與有成者  
例得並書是爲記

齋僧田記

邑令 張世竒

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其心之不齊也其以名田謂何居  
士施田于寺以飼行僧也其飼行僧奈何僧法釋家而清  
修餬口無專藝俾以恒產可以齊衆修之心也齊衆修之

心以一心奉佛故十千大界梵音揚溢也百爾信善深喻  
世法平等因果報應之旨故樂施捨其恒產而獲一心奉  
佛之果報施之于義大矣哉吾學士大夫徃徃膺胞與之  
賦畀不能如佛法之施于天下其視都鄙閭里信善施田  
濟僧非寺僧爲之要求非衆有力者爲之鼓舞而願力獨  
宏信心不退其樂善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此耆善徐  
元叔等之施田景德寺僧證圓也盖有嘉焉然證僧亦有  
受施之道在夫景德寺爲饒邑南屏之名藍從來舊矣罹  
兵燹而叢林瓦礫消磨殆甚予辛未歲來令是邑務先勤  
民而後致力于神顧自欲興同心者寡而證僧衣破衲繫  
麻鞋奔走道路饑寒切于身弗恤一以利人爲心寔心爲  
事倡募鍾靈靈溪上宜諸溪等橋利涉徃來建普同塔于

寺瘞諸暴骨苟得一善方便人無論大小輒爲之是其爲僧也頗識道理能助有政以養其民者予心甚器之然而古剝淒涼荆榛滿目甚非士大夫雅重龍象而惠安大衆之心也思有以重新焉會予以填賦罷官力不繼中止證僧益苦心堅慮募錙積銖風雨十餘年而殿宇先後聿新燦然金碧光輝余固喜景德寺之復興慙予發心之未誠而喜證僧之隻手幹旋也但見寺僧日食不暇給猶接衆靡寧晷而嘆阿難受鉢佛應如響會如是乎心悸者久之一日老僧向予稽首述元叔□田功德無量請鐫諸石庶因果不昧且使後來者勿忘善緣求余一言以紀之於戲善不可忘也因果尤不可昧今耆善輩有是善因當不僅有是善因而已也由是以推之鄉黨鄰里敦其親睦周其困乏哀其鰥寡孤獨顛連無告者庶幾可以充其胞與之量非區區齋田之可域也世有善者起而效之吾將見樂善滿天下也其功德乃無量耳不然供僧樂施如梁皇終不與范文正公義田同聲嘖嘖亦可知矣至如證僧積功累行歷數十年而諸善緣方有以應之其致有斯土者盖良苦矣後來者不察施者之脂膏行人之血汗披緇坐食錯諸善業非證僧發心之初非予器證僧之意不與施政養民者大相刺謬乎是用片言以記之俾後之觀者其有警于斯文其知重于齋田是爲記

鍾靈橋記

張國楨

余自甲戌秋來守茲土蒿目地方皆頽垣斷塹廬井坵墟不禁感慨雖見城南之河中有砥石數處若起建橋基而

中止者余方念生聚教養之不逮奚暇及工役之事哉遂寢而不問閱歲庶務稍整爰集父老而詢之曰此橋既已興工云何仍然築舍義士盧佑汪之濬等告曰橋名鍾靈爲信郡砥柱向來地方富庶自橋毀至今幾六十載不惟病涉且致氣運頓衰所以地方官民亟圖興復會兵燹凋殘而未舉前府崔公諱鳴鶩因民之願欲遂首捐共銀一百兩前上饒宰張世竒募捐銀三百五十兩玉山宰葉楠募捐銀三百三十兩永豐宰傅而保募捐銀二百八十兩鉛山宰王廷對募捐銀三百兩前弋陽宰趙灝及現任王度共募捐銀三百兩貴溪宰張鵬翼募捐銀三百三十兩又佑等同行僧正元廣募府城四鄉紳衿士庶常玉兩縣商人河口行舖并府堂胥役義民人等及過徃外都宰官

共募銀七百零二兩五錢九分四釐通共銀二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九分四釐止築此橋墩數座內止六墩完工其餘或築止數層或半水而未完者合計全橋并南北兩岸其堂拾六墩每墩相越三丈八尺除修完石工之外每空需用四丈餘長大木跨越填蓋尤必疊累數層方克勝任而能經久是以不獲竣工余聞之愀然曰地方不堪再募也民力不堪役使也予當俟機緣務必爲爾成之豈天誘其衷未幾而淞藩趙公經由觸目捐銀百兩未幾而我觀察佟公經臨注念立意贊成首先倡助并請捐于大中丞馬公總鎮葉公方伯盧公督漕王公驛道蔣公督學王公俱樂貽清俸彙交于余乃得購木石于山僱人力于匠計人授食計工給銀不染民財不役民力南建三楹茶亭

僧廡各一座上蓋廊房七十九間自完石工之後于戊寅七月初八日始興木作至己卯六月下浣落成親自會計除從前官民捐費過銀二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九分四釐外今又共費銀二千五百五十三兩八錢一分噫余初詢父老之時意謂何由得此力量以合此美而今竟得合美矣豈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者耶謹將捐助姓名勒于碑陰之左以志不朽云爾

鍾靈橋記

佟國勳

西江之信州南通湖粵東接浙閩舟車絡繹爲水陸通衢其城之南濠河廣千尺迅流奔逝一遇疾風暴雨即艱于問渡攷諸府乘舊有長橋名鍾靈者非惟濟涉且謂一郡勝概因年久毀廢且值甲寅之後地方凋敝人民離落未議興復是以數十年來人皆舟渡凡往來士大夫經其下者無不感慨咨嗟予向牧粵東量移浙右道經于此目擊汪洋遂私心自許以謂得叨斯土必廣募同人舉此廢墜雖惓惓于心然曷能一酬此默願也丙子秋謬膺

簡命觀察此邦仍從玉山順流而下值張郡守迎晤暫泊河干自問民俗土風之外臨流周覽忽見橋墩幾座高低隱見于水中若有爲修建狀者隨詢之張守云橋工甚鉅雖前此官民奮志募建盡心力而爲之止築此橋墩幾座尚皆半完不全而架木全無匠石不繼估筭工程非數千金不可若復艸州仍難經久前蜀臬趙公陞藩赴越亦由此橋經過普濟同心慨捐百金以助然所費不貲未易卒講容徐圖之予聞郡守之言不禁私衷自喜乃見仁人之利

人無所往而不同也但修敝舉廢守土所宜必衆擎易舉始克襄事因于抵任之次言及此橋荷大中丞馬公總鎮葉公方伯盧公糧道王公驛道蔣公司衡王公一時景從各出清俸予亦另捐金並交張守購石採木刻日興工一切料值俱現價平買一切工役皆計日給錢上盖房廊下纍層木堅緻牢實竟已訖工盖經營督造皆太守一人耳目心志所施並不假之左右是以其工甚專夫王政甚重杠梁雖守上之事然必守土者之賢而且勤始能如是也今斯橋屹砥狂瀾虹飛江上不特往來免舟濟之苦寔又一郡風水所關余忝首舉工完請記于余乃爲勒石志之述事無文惟冀不朽後之蒞斯土者知工程修造之難時加補葺庶不負前者之苦心耳

一杯亭記

朱維熊

宋乾適中趙忠定公蒞信未逾年政和民洽郡人德之建祠水南山麓設像以祀公公止之不可祠成將涓日公觴客其處朗唸曰且盡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此一杯亭之所由來也而公不沽名之意已見于此矣乙酉春余來守是邦周覽風物見城郭傾頽哀鴻遍野流亡未復田土荒蕪官舍鬻宮鞠爲茂草一切名賢勝蹟無復存者盖地之殘于兵燹者久矣爲之愀然涕下爰是重建學宮廡宇城垣以次修葺招亡闕土勸課士農數載之間心力交瘁向之號稱凋殘者始蔚然漸有起色私心稍竊自慰復念古今之蒞是邦者指不勝屈而德望如公彪炳星日孤亭遺愛彰爲風雨漂搖非所以表先賢詔來許也爰以

己丑農隙協商寮窠捐俸庀材經營舊址重建堂廡上下計一十九間繚以周垣砌以層級共費銀二百二十八兩有奇俎豆鼓鐘聿新輪奐愾聞優見之下庶堪來游來歌矣夫公殫心於政何有于酒無意於名何有于亭然而地以人傳典型斯在亦令後之人有所矜式而已余生長邊陲一行作吏視公之才德何啻雪泥而繼公亦來此郡心切景行凡有興舉惟盡職所當爲將來之名非余所敢計也亭經始于己丑仲秋落成于庚寅孟夏是爲記

廣安橋記

熊一瀟

信郡南面臨河其源東出玉山至三港口永豐之水北會之以趨大江舊有平政橋歲久圯宋淳熙間郡守趙公汝愚易以浮梁民便之其後興廢不一居民行客之往來者

以舟爲渡康熙壬戌三韓孫公來蒞是郡當是時信州雖罹于兵驚鴻未集城虛無人庭生旅穀饑者仰而待食懸者呼而待解鬱者强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抵隙沓至而環起賴公以經濟之才治一郡若烹小鮮然明知英毅撫柔摩剔曾未期年而饑者哺懸者安鬱者平強者馴嚙者孽者竊者懲而靖利者興之弊者祛之瘡痍之民頓有起色于是乎修廢舉墜前後告竣問民之疾苦而噢咻之勸農講學以崇教化然後攬江山之形勝希往哲之遐跡慨然太息以爲趙忠定之浮梁遂不可復乎何斯民尚艱于渡也乃捐俸鳩工檄各屬邑具艘凡三十六聯艫擊竿橫亘于江之南北冬十二月浮橋成而人之憧憧攘攘者無問津過涉之虞矣夫春秋常事不書于復古則

大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謹而書之蓋即一事可概其餘也今公憂民之憂已見于前事矣殆三年政成農隙有暇而後因天之時相地之利恤民之力即修舉橋梁一端愈足見公所以爲民之意既周且切無纖悉之或遺也較之趙忠定當日仁風治績何先後一揆耶豈區區後世建造之能可同日語耶南州與信密邇鄰封之地沾濡爲多瀟不佞因信人之請爲記其概如此雖然天下之望澤殷矣公以方名之姿龔黃之政使出其舟楫之用以利濟乎天下斯世實嘉賴焉則紀功銘德豈獨信州片石所能揚挖萬一哉同時文武並列于後

鍾靈講院記

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安溪人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十六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而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于蜀退之于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巒之西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撥禍亂致太平永惟有道之長求端于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游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爲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于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

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鷺湖之會道脉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君嵩山慨然遠覽既訪玉山鵝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墻而又即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闔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有首舉于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乎此余所爲于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記

十七

聖人之世被

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斑斑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于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康熙乙未季冬越朔五日記

鍾靈講院記

學使

魚鸞翔

關中人

三代之立學校也萃其地之秀良而講肄服習于其中周人置虞庠于四郊又命之以閭胥族師俾士之鼓篋而從者咸有所宗式凡一邑之中其爲習業之地不一故其時家無私學士鮮惰行羣沐浴于道德經術之內蒸蒸日上善蓋其盛也嗣漢唐以降上之治既不及三代之隆而下

之奉行者不力鬻序爲空舍師弟子爲虛名其所程式督率者亦惟是訓詁詞章之學而已求古所爲三德六行以砥礪實學者邈不可得也于是有一二賢者生其間以通經明道倡表後學如濟南關西瑯琊千乘各以經術世學教授生徒至千餘人或至萬人宋之儒者昌明理學闡歷聖之道統濂雒關閩從游者亦各以千計講學書院之名始是然此者大都山澤之士抱遺編纘絕業以維風俗而佐化理而要皆非學校奉行之已事而亦非有司之所與知者是豈天子之制作與長吏之振興顧不及儒者之齟齬倡導乎抑亦未遇其時與未得其人歟苟當

聖明之世而又有良有司實意以振興之則其事固宜在上而不在下也余故于信州太守周君之立鍾靈書院有厚望焉夫西江固文章禮教之邦而信爲越閩之衝宋南渡以後名賢踵起四方遊寓如紫陽東萊亦多授受講習于此玉山鵝湖疊山忠禮帶湖白石諸書院分布各邑自元及明才節之士輩出何風之隆歟迄今文獻既遠士稍凌夷雖以

聖天子右文至治而猶未盡復于古或以爲兵燹之餘兼之土瘠而人獷轉移爲難而余獨以爲朱得良有司其人故也今周君既卓然力行教化書院之中擇名師給廩餼以訓習一郡士子而郡之士子相與洗心礪志春秋朝夕勤勤焉窮六經之旨明先聖之道心悅而身體之且不徒爲訓詁詞章之學則三代之風可復何漢唐以下通儒明德之不可再見也周君之功于是爲大顧余更有望者隣郡

邑良有司有聞周君之風而共以師道倡率其士子者乎  
隣郡邑山澤之士有聞信州之風而共以道德經術倡率  
其子弟者乎則西江十三郡之人文當盡復于古也是在  
有志之君子康熙歲次丙申二月穀旦題

重建鐘樓碑記

郡守 周惇元 錦州人

天地之聲莫□于雷律呂之音莫洪于鍾而其發萬物之  
生者咸出乎聲而聲者天地之元氣律呂之太始也適天  
地閉塞之候萬物斂其精華鬯者鬱動者墊濡者涸潤者  
堅寂然至極而生生之機軋而不信久之久之復其氣又  
久之久之蘊其聲迨乎得令之正而施之號號然鏗鏗然  
割然鎗然鼓而化之萬物應之群然以生于是鬱者舒墊  
者起涸者洳□者釋迫而視之無闕于聲也而轉化之機

可不謂由此□乎哉聖人以律呂和神八音定而八風節  
以助天地之元聲暢達萬物稽之倕始作鐘而金之爲樂  
器六皆鐘之類也中空故內受氣而聲大殆夫發鯨魚鏗  
革鐘則在宮之懸自內徹外用以宣和氣協正聲他無與  
比至乾竺之教入震旦乃有梵鐘是昏考擊以爲省警之  
具而鐘之設幾遍天下又不特在宮懸矣信州治後震艮  
之間爲天寧寺舊址宋建炎間鑄有巨鐘計重萬觔餘亦  
梵鐘也代久寺廢後人建樓寘鐘以司早夜康熙癸亥樓  
隕失懸欹卧宿莽中殆三十載而郡治自甲寅風鶴以還  
司土者集哀鴻煦寒谷日惴惴勞勞未有暇計之者而部  
治七百里內土風頽靡不振仕籍冥漠無聞識者謂郡治  
之形類鷄而鐘寔司其鳴久暗不振有類于牝之是有能

發其聲與地雷相協人事當應而轉矣予自膺郡符暮年于茲舉墜修廢之懷未嘗少懈仰賴

聖人在位洪休庶天秋書大有而耆舊父老遂謂政通人和進以鐘樓請乃謀之同寅司馬武君來臣別駕蔣君容齋叅鎮高君君選咸贊是舉卜吉構樓于故址落其成而鐘復在懸士民皆額手相慶余遂揭而告之曰夫發萬物者震雷之施而其聲不妄發發之其時則生生遂否川災戾洊此固天地之元音造化之鈞軸以默運寄之耳然天地固有升降閉塞之候而山川氣運亦有鬱洩轉復之期如洪鐘列于枸虞非藉尺捶之微不能發其音重之以鯨擊則鏗然鳴吼宣其大矣天人之際合一爲難聖人制八音以和神壹本于天地之自然所謂聲求氣應默符化機故

黃鍾和而六律調宮音正而人道備察而驗之直可參化育之大即聲以求斯理如黃鐘之積黍成度以至萬物莫不由黃鐘而生可見自微及著自細及鉅具有推測幹旋之機在焉試以論信之風氣由盛而衰自其盛也如春生夏長英華煥發鬱勃騰達未必不由積之厚蓄之深遇震動之機橫見側出有莫可遏之勢勢既莫遏則漸臻于衰衰有由來矣未必不由洩之激而發之無盡藏及今山運如暝地運若歇未必非潛以積之渾以涵之如秋冬之肅閉將有待于震發乎余請爲寸莛撞茲巨鐘俾川鳴而谷應以宣達山川之鬱使牝者不晨暗者復其聲聲聞于天地合其德而人力修之猗歟復盛之幾端在斯乎余不敏姑書之石俟而驗諸

郡丞署記

武宣

向讀白江州司馬廳壁記云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遊觀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于山水詩酒間余嘗聽其言之當然不居是不知此中官况淡漠而無爲可以托興于游觀也余材拙竅何敢竊附太傅之風幸其秩與地與太傅差同余于康熙四十六年丞信州顧其地雖無匡廬江湖之勝靈山七十二峯拔地干霄聳植署後如屏如障蒼翠旦暮不測面臨高溪水作水玉色若玦帶繚束靜夜灑灑作聲校之江州江山不相下但詘于詩酒耳然富有佳境亦不讓太傅所稱至司馬一秩淡漠無爲諒亦古今所同而守檢當官不可以恣游觀又古今差異惟衙宇湫隘罹兵火之後有如深山破寺若無拄笏容足地且虞日就于隳無以待後來者蔽風雨何有于聽治出政乎早夜圖之或者告以修飾丞署舊爲貴溪令分承余誠之曰安可以淡漠無爲之官無纖毫惠及于民而重煩長吏斂其脂膏役其農力應我不急之需哉即循而應之吾何以慰吾之歉然得不泚頽乎乃樽節浮費釘餽亦不暇飾積之微俸儲瓦植匠庸之貲于是年構卧室五楹板倉二小房十餘間歲己丑復葺適餘堂三楹川廊如之適餘堂後建川堂三椽醒心軒三椽友石齋過廳皆三楹潔己亭一西構眇怡亭九楹閱以歲月先後落成雜植花竹映帶始晏然有居處坐息之所乃顧山川酌之卮酒曰吾不及從太傅游觀吾當坐致雲影波光于此中是則丞不負余洵乎綽

綽然可從容作方外司馬矣遂援筆記之壁蓋倣江州例也

思補軒記

蔣培德

古聖賢教以慎思之學易曰思不出其位詩曰思無邪蓋人之心爲身之主心之發而爲思思固不可不慎也余筮仕之初判宛陵郡既而讀禮旋京師十餘年補判信州已丑春抵署惟欹門破屋敗壁頹垣滿目荒涼繞身荆棘欲畧爲修葺無從也堂西屋數椽梧桐倚門直指霄漢菁葱翠靄能勾雨氣晴光遂顏曰洗桐軒蓋取潔己潔物之意時值公餘常憇息焉然面東背西當盛夏朝陽可畏夕照烘蒸於是謀欲南戶北窻計工計料經營方畝間俛思自判信以來上之能報朝廷否下之能安黎庶否專理天庾利弊能興剔否雖例係弋邑承供仍將科之閭里余方自思補過之不暇而顧役民力爲吾安息計哉雖然事有可已者當思苟完不必過求其美事有不可已者即有造作亦不必拘于仍舊歲辛卯梅雨浹旬屋頭雨聲涓滴階下水勢貫盈乃捐俸如昔所謀者轉向改建兩閱月而落成高亮軒豁足以爰處爰居左檐抱高梧右堦列奇石蕉竹花草聊爲布置額之曰思補軒即古君子思補過之意也退食之暇每自思未報朝廷思以報之未安黎庶思以安之天庾利弊思以興之剔之是豈構斯軒爲安息計哉故當捧檄分符嚴吾之思也臨蒞端莊恪吾之思也移文判押殫吾之思也聽訟平反研吾之思也至于清風明月快吾之思也焚香默坐凝吾之思也琴韻書聲清吾之思也

鳥言花笑迎吾之思也茶鐺酒甕潤吾之思也笛響鐘鳴  
滌吾之思也明窓淨几靜吾之思也筆鋒墨浪開吾之思  
也吟詩讀賦引吾之思也雨夜霜晨凜吾之思也高朋良  
友益吾之思也雄談高辨暢吾之思也凡一言一行之過  
無不思以補之縱不能盡如所思以補或可稍有契于古  
聖賢慎思之學也且過亦人之所不能無耳蘧使之言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夫能補過斯能寡過矣吾願後我  
而判信者坐斯軒當思構軒命名之意則懋績嘉猷循良  
報最未必不由補過而始即再後之相繼者亦無不皆然  
是誠吾之厚望也哉或曰詩云維仲山甫補之意者其思  
補袞耶余遜謝不遑然補袞亦先宜補過不妨兩意並存  
因爲之記

雲山記

釋

弘裕

信治西此七十里有山名靈鷲奇峯刻巘精藍碁布而石  
屏峯層崖歎歎上產異香菴其下者名雲山初始年月遠  
不可稽崇禎癸酉玄悟禪者耕煙墾土置山田構屋宇苦  
行二十餘年予在宿雲時兩過此菴其人其行素所服膺  
玄悟逝住僧水雲不定值寅卯變狀已不堪言其山與田  
槩爲豪右所有非僧產矣康熙丁巳先師脚下玄旨上座  
與徒古栢登臨太息發重興志迭相住持經五載間殿宇  
傾者新之田山去者歸之邑侯馬公送額示禁無護種種  
時在辛酉秋也然則玄旨古栢光大于前不亦多乎茲古  
栢慮其山田歲久復歸豪右索記勒石欲使後之繼住此  
卷者知前如此初始如此頽廢重興邑侯如此垂護窮本

遯源昭昭然在心目之間庶幾此菴香燈綿遠不斷矣第予自顧德涼學疎記何足重以古柏勒索又不可以不文辭乃銓其次以塞其請云爾

鍾靈講院記

周錞化

竊按信郡秦漢五代以還未有著地或附庸番衢間人文類多不可考入唐元載始以建州請信之爲信有著地且有著名矣地既上于饒俗又美于廣人文聿興吳勗吳武陵王有道諸君倡明風雅信遂得列于曹鄴之間迨至宋室漸臻茂實暨南渡信爲要區彬彬稱盛而士大夫徃徃卜居稱寓於茲一時如晦菴象山兄弟東萊四先生講道鵝湖曾呂兩文清先後居茶山理學之明著作之富大國無與比而信之山川孕結風氣淑嘉與人文之彪炳若有會而然者于時謝枋得張叔夜鄭驤汪應辰輩相繼以文章節義顯煌煌竹帛令名至今自元迨明文學益盛費夏鄭呂名臣輩出先時有京官無翰林晉階不三品之謠至此家絃戶誦學校繁興懷玉鵝湖疊山忠禮諸書院各聘名儒主席四方負笈擔簦翕然向風志載可稽也

我朝定鼎

天子首重文教加意作人薄海內外應時丕變辟雍庠序咸廕

宸衷特

製訓飭士子文頒刻天下學宮天下之士被涵育者奮翔鼓舞咸思所以黼蔽太平以佐

聖天子之至治自三事大夫以及督撫岳牧守令臣工皆仰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二十四

遵德意肅宮墻咏菁莪敦風易俗以鄒魯之風期于所治六十餘年子茲所謂栽之深而培之厚微之載籍自古未有之甚盛矣乃信郡介在越閩之間固昔信也國初災青海臻流移失業至甲寅以後逆弁弄兵叛藩窺境生民塗炭廬舍邱墟里無喬木之家塾無執經之子幸賴

廟算神武諸凶電滅朝野廓清諸憲臣與守土之吏招徠撫卹哀鴻甫集燐火云銷生聚三十餘年士始暇讀而農始暇耕然如大病之後元氣卒難克復補急則悶洩急則贏似非節養調劑雖國工亦莫措手唯在辨梁肉參苓審量而投要當急治其急而已不佞蒙

思量移撲被就郡接事之下按視境內桑柘之陰相接鷄犬之聲相聞矣而野有未墜之士荆榛猶在目也巽宮翼然興焉而司鐸之員青衿之子趨蹌應對有可觀瞻矣而絃誦之音未聞而通籍者何寥寥也復考郡乘科目落落如晨星豈地運果有推移抑人力之所不盡而教養有所未周風俗因而趨薄耶顧山川秀色如故人民樸茂不改且遭逢

文明之世化近周南而南國之中斯邦獨陋守土者竊有不安于一息不佞風夜求之惟務振興當自學校始昔昌黎在潮人不知學延天水先生教之而潮俗化史稱文翁治蜀興學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輩出愧非其儔乃景其行今者恭逢

皇上明歲六十聖壽

恩准特開兩闈蒐羅俊乂適在遵奉部行真士子千載難逢

之日而或

天力有回地靈應協之秋不佞亟葺講院遠聘名宿主之文告七邑願學之士咸來肄習一切飲食膏火修脯請自隗始倡捐薄俸貲給七邑賢尹有志者幸匡予之不逮惟爾諸生入院之日務滌積習務去陳言務潛乃心務勤厥業揖降有禮檢束有閑切磋有資揣摩有本毋亂羣毋馳騫毋匪恒毋躐等凜守師程自升堂奧至文字有一日之短長而甲乙隨所藝之品隲講貫有精斲之辨別而法脉在針線之度人是皆臯比之司衡自有課規六條在毋煩一不佞諄諄也不佞惟望達旦絃歌橫經列市轉瞬間諸生附青雲化北溟攀鱗附翼群然鵲起一振近信之陋遠紹自昔之隆上不負我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二十六

皇上右文之意次不墜信州文獻之緒唐宋元明以前之盛鵝湖懷玉諸院之業不難企足而致不佞亦與有餘光矣諸生勉旃

重建通濟橋記

上饒令

黃中驥

南海人

郡之東五十里爲沙溪上三里許有支流湍急而深中多砥石發源懷玉與信河匯爲四省通衢匪直三邑錯壤也有橋名通濟由來舊矣然溪阻而深群山攢列源遠而經其中故當春夏霪潦則暴漲徃徃橋爲波濤所齧而敗隨圯隨修不知凡幾許勞吾民力邇者橋隳于潦以船爲濟行者病之予由陸赴任道出沙溪聞渡者誼然詢之知舟小人衆爭相競耳即有意圖之而初政未暇也閱兩月其里社之余生洵鄭生祚基及耆民鄭以法余浣余華等一

十六人躋堂建議修復予引其端以訊之曰乘農隙僉出  
餘力以勦其事慮非聖固無以垂久且可免數數從事如  
前咸擬易柱以石疏門爲七既固其基又殺其勢使不爲  
怒流所摧則行者康莊而居者無擾是役也工匠木石之  
費視昔加倍非藉羣力有未易成者余惟東南澤國橋梁  
爲先周官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是王政慮民之周憂其病涉而舉于歲功  
也今余生輩倡率復建通濟橋復謀柱以石而多疏其門  
樹之以堅而泄之以分似無衝激之虞且其上有苦蓋之  
楹雖陰霾風雨不致漂搖而橋自可永久民力自此可永  
逸焉予喜諸生之能協予志相與有成將見長虹跨澗負  
者驅者謳歌而過公私行役車麟麟馬蕭蕭揚鞭杖策望  
而色喜相謂曰利涉大川無煩招招舟子檣舟相待矣其  
修復之功予捐薄俸以倡之諸生遂踴躍以從之故予樂  
得而記之也是爲記

放生河記

馬道畊

萬物稟天地之仁以生翾飛蠕動之物莫不惜其生于天  
地之中推而至于禽獸鱗介之屬為物具體其惜生尤甚  
故聖人有網罟之禁虞人之掌一面之施有事于禮則齋  
戒是皆寓愛物于仁心而不敢戕生以黷禮者也故曰親  
親仁民愛物示有漸也釋氏以慈悲爲本戒殺徃徃創爲  
放生之所士大夫樂與之不可謂殊教而遂非之也但吾  
儒好生之仁推人及物彌綸乎大而不孜孜于一端自不  
必以機械爲機心昧者遂視爲徑庭子輿氏曰遠庖厨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子產亦謂悠然而逝仁愛之心油然而觸事而興非特如釋氏之一念而已廣信府故高溪也由南郭暨鍾靈橋上下延袤里許前郡守張國禎勒石兩間曰放生河禁網罟之入積之有年滋生日蕃魚若有知咸趨聚于中喁喁噉噉以億萬計憑橋楯觀之從容而樂往來者指此不啻濠梁間張守解組繼之者佯弛其禁以爲非儒者之務而漁之黠與民之無賴取之若寄而魚又若有知咸趨以散去亦幾年所矣今太守周嵩山至復嚴其令漁盜民竊舉寘之法屬司橋者主守之魚仍若有知咸趨聚如故易曰信及豚魚聖人豈欺我哉余維魚之爲物見于舟而爲聖王之兆形于夢而爲詩人之託或陽鱈以喻政或前魚以徵寵懸之爲廉吏之表見生之有昆明之報德太守豈有意耶亦惟推人及物盡我之誠而孚物之應不期而至若有靈然安得詣赤鯁公于水濱而問之將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乎吾當質之莊生

縣學記

魯瑗

盱江接壤象山么麼跳梁甲寅之叛震驚隣邦殘毒焚掠而饒江尤甚城郭空虛黎民流散郡邑文廟官廡滿目瓦礫鞠爲茂草則閭閻中澤可如矣前太守孫公際兵燹後乙丑歲拮据草創庀爾材鳩爾工重新先師聖廟以妥其神而週圍環墻石低土薄不十餘年間而又傾圮已馬羊踐蹋即啟聖明倫兩廡庖所糞穢盈積儼若廊棧余戊午同譜傅君沛仁今仲春膺

天子命來鐸是邑蒞任恭謁目擊心惻自悲秩冷力綿有志

不能況也水嘆而已越一月邑乏吏撫憲藩臺求賢能攝篆務僉曰惟吉安別駕陳公可愛是孟夏中浣至下車拜謁惄然久之即謀諸廣文曰此當事者之責也毅然以修理爲己任時學憲按臨考較諸士未遑追金風薦爽期屆秋丁釋奠筮龜得吉不支公帑不名一文捐貲葺築忘己事之勤劬補前人之未備噫賢矣哉其別駕公乎蓋政莫要于急先務急親賢先務孰有大于文廟爲絃誦禮樂之重地菁莪棫樸之根本親賢莫過于泮宮爲士人倫常之攸明子衿德行之足法而別駕公修之築之巍然煥然不日進諸新造而戾止濟濟雍雍揖遜于先師之前公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樂融融焉復何疑哉他如禮士愛民講約息訟清漕省耗種種善政異日去思自有紀者無俟余贅同譜傅君馳刺屬誌余忝討文不容拒是爲記公諱大純號粹菴古越會稽人

### 重建府城隍廟文

郡守 孫世昌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末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廟大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假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多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贛袁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

城隍是保眈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

鍾靈石橋記

郡守 陳世璠

自玉山一水西折約百里及廣信府城之南爲城之南濠濠西注入湖以達于江濠之北背城一灘截流中斷水石相激怒不可踰爲往來者患苦久矣聞昔人曾營建石橋其上工未竣而圯說者憾焉明天啟間郡守蔣公砌石卷洞架大木爲橋名曰鍾靈 本朝康熙己卯郡守張公重修益爲石墩十六皆號爲盡制然閱年不過數十率傾廢不可以支蓋水漲木浮既易於蕩沒又雖基之以石而無石以鎮束其顛即其基亦阮隍而難久勢固然也然則是橋之當易木而爲石也豈容須臾緩歟余向者嘗以事經此目擊而心動焉雍正甲寅年奉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十

朝命出守廣信竊計次第檢校府事當遂從事是橋以慊吾志冬杪抵任始知是年之夏已經始橋工恢復制易而石矣乃大喜率僚吏往觀見夫規制之善取材之富監視之勤與趨事者之勇喟然嘆曰是工計日當成既成其利賴豈徒數十年而已吾得與觀其成足矣何必功自己出于益爲廣其資用而作是勤又更一年許至乙卯之冬而成望之如虹履之如砥壹似向未有橋而今始有之者爰仍其舊名而爲之扶以石闌覆以亭宇爲勞人愒息之所凡車者徒者東西絡繹莫不踴躍歡呼以爲今而後其永無淪墊之患也雖然舉廢者恒踵事而增華保成者當防微而杜漸今橋已易而爲石豈復尚留餘憾有待于增獨慮露雷冰雪之所剝沙水之所泐人畜之所蹂踏歲復一

歲雖金鐵亦無不毀之理而況于石苟能無俟其毀隨時而補葺之則于後之君子方有無窮之望豈曰已成矣而宴然乎哉是役也悉心擘畫始之終之者爲上饒令陶君士橫又得前郡守程君司馬季君以主持其上郡之紳士動勸其下費工料計白金之數凡萬一千有奇皆不可以不記也于是乎記

新建校士館記

大中岳 濬

今

上御極之二年 濬 奉

命移節江右甫蒞數月信州守陳世璠以創建校士館爲請余披牘慨然興曰是誠領郡之首務也宜亟圖之信當閩粵之衝我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記

三十一

朝定鼎之初去兵燹未遠守茲土者輒以保障農桑爲要而課士衡文之地未及講也督學使者按臨是邦每僦廢第館之負廓數椽湫隘荒陋更非體制茲

國家承平日久廢墜舉修比戶可封人文日盛信雖山郡駸駸日上陳守三載于茲爲學校計者至周且悉屬邑如上饒廣豐弋陽相繼修葺而書院則鵝湖懷玉鍾靈諸所凡所以培養士類者匪不漸次舉行矧是館爲督學考校之區諸生徒甲乙之地又何可任其簡陋而不爲之治乎爰如其請一時郡縣縉紳學士咸聞風興起釀金勸力惟恐或後乃相地于郡署之東鳩工諏吉以成其事是役也輦木于林伐石于山聚圻人梓人日千餘指以斲以塗不數月而工落成聽事有堂角藝有字校文有館率皆崇整

宏厥煥然聿新一時冠蓋章縫下及販夫輿皂莫不懽忻  
慶幸爲數十年來未廓之規模于以具舉事竣白余並丐  
余言余觀是館之遙觀厥成也顏其堂曰觀成堂余因之  
有厚望矣江右爲人文淵藪天寶地靈甲于他境而太末  
尤爲東南望鎮屏山秀矗饒水澄漪正宜上應

昌期覃敷

雅化今得賢守興育而鼓舞之相與培士類振文教以視裴  
倩之闢田課農所關尤鉅而豈類載酒之亭一杯觴客已  
哉余既喜陳守之創建維新而猶幸都人士之鼓磻勿倦  
彬彬蔚起萃爲彙征之吉也爰鐫石以紀其事

新建校士館記

郡守

陳世璠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十二

之行臺也而廣信府獨無之緣舊隸饒州生童赴饒應試  
無庸建設後以道遠走集爲艱于康熙乙丑歲始事按臨  
館于城西明夏文愍公祠一時遷就遂爲固然計今五十  
餘年矣夫督學所專者學校之事一省之德行文章繫焉  
繼復妙選侍從詞臣出膺是任與摠督巡撫列爲三院位  
號禮秩以次俱升其尊重若此而顧使僦屋按臨草草將  
事爲體已褻况夏祠正當市肆湫隘囂塵候點則苦填咽  
編試則虞風雨且右垣逼近民居左臨空院易萌窺伺即  
使防閑周密難云奸弊不生其為興賢有才之地又豈淺  
微也哉余于甲寅冬來典郡事即思規畫創建乃環顧七  
邑絕無公項動支若捐斂又恐滋煩擾其時當事任者復  
意在因就目前凡所當行一切報罷屯邙却願忽忽三年

去年夏歲試事畢試者留聚府城合詞以建館爲請且謂生童赴試者數以萬計有力者量捐數星其縉紳富室願捐者聽則費克而人不擾獲捐之利無捐之弊宜可集事因即據詞詳請 撫憲岳公公大喜賜准且令即便宜斟酌舉行盖 公以鎮靜明佞之才移撫是邦于輯吏安民之外尤重士風而是役又爲

國體所關宜其聽轉圜而令流水如此其易且速也于是紳士聞命爭先赴郡關領印簿尅期興作遂立簿分給八學七縣填寫姓名銀數擇其中謹練者十餘人董其役收掌捐項銀兩采買木石磚瓦給發工匠一出一納不經胥役闕地于府署之東察院行署故址爲門堂寢室凡五進室堂各七楹西東兩考廡以間計者各二十有四計工料及雜費銀凡四千八百 十兩零始事于去年七月下旬至今年三月而成既成合郡懽躍謂今而後不惟肅觀瞻謹防範而已即凡橐筆來者誰不蒙 撫憲無涯之錫轉相告語什伍爲群雖無似如余亦得于奉行文書之下竊分誦頌餘聲不亦美歟不亦快歟爰記其大畧勒諸石以遺後之官此土者相與體此意于不衰也

校士館記

督學 趙大鯨

信州校士館在府治東隅太守陳君所特建也先是學使按臨郡郡縣吏無以稱塞乃僦舍館于城西夏文愍公祠室僅數楹不足蔽風雨兩廊之構桷瓦确亦散不可拾遇霪雨泥潦煩暑鬱蒸就試者率拳曲竟日雍正甲寅冬陳君知郡事政行而民聽凡義學社倉及鍾靈橋大工皆次

第有成就既乃曰校士有館督學之行臺也奈何苦湫隘至無以容賔從且多士三年兩試冀得當于主文而可不假之盈尺地乎爰申其義條次興悉會當事者奉行成例未之能及也

今上御極之二年 大中丞岳公移節豫章釐定庶政獨是太守言下其榭如所請行一時聞者咸輸將恐後合錢于鋸合材于涂合圻墁木石之工于廛市不匝歲而工成都人士頌之予奉

簡命來視學以今年四月試信州既適館見其外舍宏敞不至喧雜多士鱗次以坐獲盡所長即瞭望者亦稱便其內則幕署賔次皆獲有寧所集七邑生童校甲乙計二十有五日事竣幾忘去也太守因叙其顛末屬予記之予維規模整贍 中丞公記之詳矣至度地鳩工太守又具勒于石其復何卮言願吾聞事有不謬于所舉足以扶風教經紀人文者前代躔之漢文翁治蜀廣闢生徒學舍于成都市當時非奉有明詔而禮教大行天子嘉與遂頒其式于郡國垂示為令矧今

朝廷清明百度修舉若試士有館實與學舍相表衷而信州尤嫻理學先儒之遺風可溯太守能扶掖而鼓舞之俾士風蒸蒸日新將見人文脫迹者前後相望皆太守特闢其地以始基之也風示諸州郡是亦足為守土者式矣太守予同里人官信州七年循良第一蒙天子召見將吹角建牙以去併書以記之

國朝定鼎百年中間甲寅風鶴饒江當閩越之交邑文廟興  
圯凡再洎康熙乙丑乃重建焉乙亥修而葺之皆有記厥  
後丁亥議捐修而志載不詳則亦未可深攷余以乾隆元  
年承乏是邦歲在丙辰去丁亥未久謁廟周視荒畧不強  
人意棖題薨桷半為烏鼠風雨所收為悵然者久之進諸  
生而言曰余蒞西江久聞鵝湖講學以來誦法聖人莫如  
饒人士即今朱子六經圖刻暨忠孝廉節四字典型自昔  
手澤依然吾曹依食孔子之教春秋釋奠之地諸制闕焉  
且就傾圯其若之何諸生乃以前宰陶君勳捐之舉具述  
于予予惟宰自撫字催科而外振興文教莫先于此且幸  
事之已有其端也退而權木石計丹塗商餼稍支費所需  
登簿者十三而待續捐者十七與邑人士約務必有終維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十五

時邑人士翕然向風釀金雲集有如宿儲鳩工庀材簡廉  
能之士出入會計人和而事治殿廡門墻櫺星泮壁既完  
且美罔有遺憾越一歲工竣諸生欲勒石記其事環橋以  
請于余於戲

國家滋培士氣至于今禮樂文章固宜大備而此邦人士捐  
貲重道一出于中之誠然謂非天人志氣之所交應者欤  
從此人文蒸蒸日上昌聖學而協休明不卜可知若夫孔  
子之道放之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余小子何能言抑  
何可勝言學者讀其書求諸己推其所固有驗其所同然  
時震震然有一大聖人立於其前一如今日之肅衣冠而  
對越在茲將得門而入宗廟百官之美富庶幾旦暮遇之  
夫然後發而為文吾孔子之訓言也敷而為治吾孔子之

志行也是則不失為聖人之徒也夫敢還以質之諸生是為記

重修府治廳事記

陳世璿

雍正十有二年冬世璿恭承

簡命來守茲土念信當吳楚閩粵之交山川縈結人物豐美碩儒之所遊歷名臣賢牧之所薰陶撫輯側聞久矣自甲寅乙卯重罹兵燹以

列聖深仁厚澤漸被靡涯而此郡廢墜猶未具舉蒞政之始見治廳舊址僅存瓦礫門廡祠庫半屬傾壞慨然欲振興之願上惜

國用下惜民勞權其緩急殆未遑也乙卯丙辰從民所欲成鍾靈玉虹二橋修建上饒廣豐弋陽三學戊午創建試院予既悉意規畫而闔郡人士亦欣欣飲助焉夫堂以聽政猶學以造士橋以利涉而視為傳舍奚可哉事莫先于順人情政莫重于尊

國體爰于庚申歲申請發帑于各憲幸獲題奉

俞旨支銀六百一十兩采木于山取其巨且堅者運石于岡取其厚且確者度材省工平價估值始于乾隆六年八月申浣成于是年十二月之望計工二于一百二十七計銀九百二十四兩有奇公費不給捐以養廉堂成摹朱子所書牧愛二字以名重先儒訓也登斯堂者以宣教化以潤生民庶無負我

皇上休息撫綏之至意焉後之君子如時加葺理俾

國家億萬斯年堂亦藉是以孔固尤世璿之所厚望也是為

記

靜樂禪林記

邑人 陳嘉惠

靜樂精舍幽遽祇園巒抱竹房林開松塿披泉戶于源溪  
寒泓印月幔霞闕于翠巘勝鬘堆雲仰首恍遊舍衛息心  
如在闍都自宋迄明燈凡五燄由今追昔絡只一源試從  
法俗歸仁之際稽其因緣成就之端應身無數惟天竺降  
其一禪祖有六而盛唐得其三自此延梁歷宋絡散岷分  
在秦曰秀以方便顯在洛曰能以總持傳在吳曰融以正  
指聞而在楚曰道一以大乘攝此即其薪傳之的系也先  
是養菴禪祖衍湓江之派于峰頂大振宗風四傳慈重法  
孫分鶯湖之支于大山重丕道界由是擴開溲勝顯化茲  
間拍板隨身應緣結宇傳其衣者多從松枝東向時衍其  
教者咸識柏子西來意越明季龜圖乍燬泊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十七

國朝龍樹猶陰闢舊址則有德文之經營承隆緒更得先榮  
之櫛沐斯時也菓化慈悲之母鹿苑隨柰苑以重光花開  
法喜之妻紺園向羅園而尤顯無何魔軍猖獗幾于妖火  
燄焚賴茲敏賢禪師飛金剛之杵打碎羣鋒發迦業之燃  
撲除么崇提方方印悟祖祖心無樹非臺空不磨牽犁拽  
耜老仍健默時淵妙體用一坑語處雷驚縱橫千偈白石  
鏡開照禪心于不夜黃沙嶺峻了塵障而皆秋馬祖之燈  
克續馱經之室如新大山玄脈藉彼通津鵝湖法波延其  
歸指且道不孤立法得相彰遂有至覺上人翊扶雲鉢微  
通一線迸開無孔鍊錘默露毫芒剗斷有門鑰鎖梅子既  
熟三昧共通布毛甫吹上乘同入昭法輪于不朽全佛日

以無虧惠本夢泡念切皈依雖讀書不識拳頭而聽講猶尋鼻孔攬此名勝頗認本來效挽弧于轉輪弦聲未遠思飛箭于冽井醴味轉佳情祈空乎六入慧欲了此三緣乃為之銘銘曰

靜也何如樂也何如靜非求靜靜得于虛樂有真樂樂本無居無也無無虛也虛虛淡雲皓月空洞如如

童家嶺亭記

孝廉 劉紹汜  
鉛山人

古有亭有舍以待賓旅非供人游玩地也至學士文人歌咏其間如靈運之孤嶼襄陽之孟亭子美之滄浪和靖之放鶴徃徃令人徃復流連而不忍去而召亭傾蓋又過化存神之地矣然可以游覽可以憇息則一也郡城北三十里童家嶺仿之峨眉羅浮庾嶺鴈蕩黃山拳石耳巘非巘巖巒非積翠走不折屐行不拄杖視攀藤捫石者異矣而山之起伏路之紆迴誠不易度况風雨霜雪之朝夕哉舊固有亭年久已傾都人士斂貲而蓋造之亭于是復翼然矣出是塗者南走閩粵北通江淮停止其間或談嶺嶠或稱甌粵則客兒耆舊之風致才翁處士之孤高必且耳聞而目見之而行者住勞者安可暫息力于茲是亦存心愛物于人有濟之一端也惡可不記

重修明倫堂暨諸祠記

邑令 汪文麟

大道終古不息倫不可一日不明故古凡養老習射受成釋奠諸大典岡不于是習焉夫人莫重乎明而倫無他道即理也所謂天秩天序也倫莫重乎明而明無他術即學也所謂知至知終也乃人倫以聖為至何哉蓋氣與理雜

道與器離無分先後強別精粗或舍本務末或輕末輕本  
以至此也朱子晚年于考亭究明器數詳求形體繪為總  
圖而饒之明倫堂側屹然六經圖在焉雖經兵火依然完  
好不更重于論堂之字鴻都之石也哉予不敏涖茲三載  
開浚泮池移置櫺星其前此矣八年重修明倫堂暨諸祠  
悉于明學師裁酌行之予緣是繹思焉移崇聖祠即以明  
父子之倫也建忠義祠即以明君臣之義也建節孝祠即  
以明夫婦之倫也至其費皆合邑紳士公捐董其事者諸  
生紀耀昌程崧周文□為多而吏員張玉煥亦襄力焉此  
又相卹相助之意也子無以訓諸生子即以是告諸生庶  
以知古人命名之意而更思形上形下精粗本末一致之  
理可耳其歷時修舉□詳載縣志中可考而知若朱子忠  
孝廉節四字碑則明嘉靖間太守林光祖鑄爰落成而并  
記之

移建謝文節先生祠記

郡守

陳世增

謝文節公祠初名壘山書院舊在安輯鄉明景泰中遷城  
南上墪嘉寧坊易今名狹隘破敗難以妥侑乃移建于紫  
陽書院之東南從衆志也先生為忠孝兩全人乃考宋史  
并讀文集其一生進退死生夫豈徒天性然哉盖亦有學  
問存焉建康對策以直言訊大臣近侍除官不赴明年出  
試教官復中經科除官不赴受辟團練鄉兵饒信諸大家  
爭先赴義兵退考試訊時政是先生一得罪于董相國槐  
再得罪于賈相國似道而謫居興國矣其跡與朱子之于  
王韓畧同赦歸鄂黃安慶不守及知信州逆戰數次而信

州又不守天禍宋社一手難支松柏冬青于今共見乃變姓名乃入石山乃賣卜建陽乃教授講學似苟且偷生者之所為若與文相國取義成仁大異者不讀先生思親詩乎曰臨行有懇慈心喜再覩衣冠兒便歸又曰衣冠禮樂江東聚此是痴兒奉母時此先生志也是時太夫人年已九十矣追捕甚急而夫人李氏死一女二婢死一伯三弟以戰死太夫人以老疾免由是程文海留夢炎魏天祐相逼起矣強之北行入京拜謝太后墓及瀛國所在遂絕食死盖先生淵源于朱子不特忠孝大節經權互出即至一言一行莫不慨慷從容而烈士逋臣不足言矣張子惠送行詩王炎午生祭文乃逆探其意而成之者也王伯安先生詩又有以窺其微矣生為朱子私淑祠與朱子隣近不亦宜哉祠成記先生始末于碑俾世知文死于前謝死于後之故耳

宋表

進書編表

陳文蔚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准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書省  
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  
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  
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臣竊  
聞帝王出治稽古為先聖哲貽謀脩身是急必探蹟于精  
微之地乃收功于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  
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  
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于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  
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精傳注之間玩  
意篇章之末盖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  
源豈但雲章之黼蔽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聰  
如大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炤聖而益聖新以  
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于草澤幼玩簡編  
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  
于三聖彝倫之敘備闡于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  
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俟甸男衛理一而分殊  
拔伊尹于耕野之微相傳說于築岩之賤官制刑以儆有  
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于艱難酒誥深懲于沈湎  
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  
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  
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  
非輕誠宜因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表

四十一

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  
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川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  
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群生還風俗于粹古之淳且示法則  
于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  
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臣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劄

辭免恩命劄子

陳文蔚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爲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  
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年浸長承  
父兄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為祿養終以不能追媚時好輒  
見擯于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劄

四十二

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權以展布四  
體固非無意于斯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  
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既邁桑榆之景日侵今已八旬有餘  
精神昏瞶血氣凋耗志雖存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朝聽誤  
加收用意謂尚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倖  
冒以誤明時期待之意輒露繇衷之情冀蒙從欲之仁使  
之終老山林以諧素願况今日聖主當陽繼離之明欲夫  
之決垂意人才正人耆德搜羅殆盡咸願正色立朝悉心  
竭慮以共興太平之治如臣者不翅泰山之微塵滄海之  
一漚豈足為明時輕重欲望敷奏冕旒察臣之愚憐臣之  
耄收還成命以遂一夫之欲于犯均嚴無任惶懼戰汗之  
至

宋書

與朱子書

呂伯恭

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答呂東萊書

朱子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其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湏着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湏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

呈朱夫子書

陳文蔚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恨資質凡陋不能勇于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搯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己自朝至夕無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于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即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搯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于昌熾方始覺悟今茲幸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于甚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于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冀其少進更望先生終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書

四十三

教之文蔚誓當力行以不負大惠嘗誦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深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于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便做出無限阻障况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于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為如何讀詩方到衛風未有積累工夫但見言語不必求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深長如斯而已其他疑處者且錄出俟諷詠之久當別有所見前書虛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

答文蔚書

朱子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叅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來而不得不待搯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功夫也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書

四十四

又呈朱夫子書

陳文蔚

文蔚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摳衣坐隅雖循循不敢自己終恐識見局于淺陋近于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此老雖若疎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于人情物理間鍊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蔚謂閒時暇日優游于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為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蔚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錄呈語疵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為幸

又答文蔚書

朱子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于實地用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與余正叔書

陳文蔚

切己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  
每日于體察外尤着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克處殊以  
為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為累文  
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已排人即人拂己  
亦戛戛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  
不為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  
綠間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間斷如此三兩年豈有  
不進昨在城因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寬據拙見以  
為其害不細今人固有自見為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  
如此氣象只是依舊文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  
敢不盡誠更望見報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書

四十五

與余方叔書

陳文蔚

吾人不得群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  
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道聽塗說色厲內荏之戒甚善甚  
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  
亦思造次顛沛必如是之言為有深味願與尊兄共之文  
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  
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為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  
何以見教

宋啓

答辛幼安啟

朱子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讟之威今聖上  
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

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遊戲文章亦  
膾炙士林之口輶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闔一臨便收顯績  
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  
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  
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奸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熹苟安祠祿獲託部封屬聞斧繡之來嘗致鼎裊之間尚  
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于鄭重况一本薤亦  
奚助于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為感欣而無已

宋跋

讀親征草詔跋

辛棄疾

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初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于  
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啟

跋

四十六

悲夫

銘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生者僧  
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輝煌  
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嘆息作生善意于是州  
將號畧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于石以  
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暨八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  
則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古鐘銘

錢億

陶鎔大質由良匠叩擊洪音發梵宮禪衆三時營佛事聞聲咸願護圓通

西軒居士誌銘

陳文蔚

上饒游氏大觀間有諱覺民者以八行舉積階至員外郎自是族望表表吾郡儒風文氣醞釀沉浸薰澤不替至今八行弟 民以優老恩補保義郎保養生某某生 夫夫生二子次曰元英字後卿即西軒居士也居士幼孤少長刻意肄舉子業遊鄉較錚錚然衆人中時為郡文學者名有場屋聲別識士類特相器重月書屢冠倫魁一時輩行莫不歸敬且期以遠到居士亦自謂取科第當如摘頷髭耳及三歲大比輒不利累應詔但為國子待補生因嘆曰命矣夫遂浩然賦歸耕延師課子弟業期以刷耻戊午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四十七

貢籍有名勉者即其子掇儒科齒仕版行發軔矣惜其有風木之悲也居士警悟機敏勁挺不阿狗才實有用自坎壈于時無以自見姑即其家而經理之居無何荒者治湮者通缺者備觸事皆有端緒俾得一階自試豈為不能辨者亨塞既有命矣于是自適其適蒔花植竹飲酒賦詩臺月波園繞綠水遇佳天氣勝時日與賓友相羊其間無復身世之憂一日忽嬰微疾即命二子前畀付家事且屬以言令各務整飭有起無廢二子咸應曰唯則益自放曠不以纖芥累其心如是者又三載疾再作而卒實開禧改元歲乙丑三月廿三日也屬續之際獨惓惓于八十四歲之母視二子知可托則瞑目矣享年六十有二娶周氏柔淑有婦道二子曰勤曰勉孫男三人珪璋方就師學玠尚

幼孫女三人皆在室予與居士為文墨交相知甚深飢寒驅于奔走無寧歲別去之日久而一會莫遂屢辱要約書余亦將登堂拜母夫人不謂天奪居士之速也於戲痛哉越再時予始得哭其柩二子泣拜杖而起則告曰將以二年正月丁酉葬于本縣石橋鄉邱原之湯家塘知吾父者莫若子請銘幽宮予不得而辭銘曰視其己為未為者可知其母垂白非子終身之悲惟後人是依故死生亦無疑

余正叔墓碣

陳文蔚

鈇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蹙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予師也歿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為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願力未足以

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既死文蔚雖不文敢辭因叙叙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恩永皆應舉為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舉子業已見許于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于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亶亶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于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工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外之

言以自克可知為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為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着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嗇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于為善初罹外艱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為憚稟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己酉秋九月予徃省先生值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寧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荅書非一厄于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于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闔其端將以絃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四十九

王有道墓碣

并銘

徐文卿

邑人

出永豐縣西門之外田間小塚纍然上有石刊曰唐校書王有道先生之墓過者式焉問校書之所為里之人難不能有所稱異而所謂靈溪集者多有之及觀其詩與其所自叙然後知先生為上饒人名貞白有道其字也唐僖宗時登進士第以世亂隱居不仕與懵昧苟進以辱其身者願有間矣其詩平淡粹美與司空圖鄭谷相上下而此數人者皆其友焉夫自唐末至今踰二百載當時之將相大臣富貴利達意得志滿者何啻如牛毛雖其名字僅見史牒亦已不為世人之所稱道若其磨滅無聞與草木俱盡者又可勝數哉而况山移谷堙摧圯于風霜壞毀于兵人之餘雖高垣巨冢已不可復識校書一抔之土獨巍然至

今嗚呼是豈偶然者哉靈溪集近已刊之學宮而墓碣無碑邑主簿歷陽魏泌好古之士也出俸錢買石來請文將手書而表諸墓予不得辭也為叙校書之賢且為之銘銘曰若有人兮喬木陰按鳴琴兮倚聲以吟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兮反其故千秋萬祀兮邑之人式此抔土兮以節秋春擷蘭芷兮紛盈俎酌寒泉兮彷彿來顧水之清兮山有輝興秀艾兮匪神疇依

元銘

陳靜明墓誌銘

李存鄱陽人

甚哉學之不明也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于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明其道者上饒靜明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逐逐既得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銘

五十

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行耶而他求也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五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或病其違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耳甚者譏之非之明排之又甚者求欲中之先生死不悔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苑字立大號靜明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婿周良弼段新項謙孫男三曰穎東辰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二月丁酉殯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己酉葬瑜山先生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

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強毅之君子也欤其論著其言行其啟迪學者之方門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于先生之門謹撫其大者誌諸墓銘曰學久荒今則萌困而亨後有成由先生

王有道祠碑

呂 珣天台人

古人享祀百世者必有大勲烈著于國惠澤及于人其或道德文章嘉言卓行足以表勵風俗儀範後學者亦在所當祀唐校書郎王先生貞白字有道者信之上饒人其墓舊在永豐田畝間去縣西不一里當時崇重道學者構祠墓側祀焉閱歲既久淪于傾頽宋嘉定癸未澤齋趙崇揆重加創建徐文卿拱碑以紀其蹟元至元戊子令趙崇復加脩葺泰定丁卯宰邑者立以瑩石後罹兵燹石仆祠廢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五一

陵谷變遷荆棘茂密已莫辨其處矣仁人君子仰其高風偉節者莫不為之興嘆明景泰壬申四明姚公堂來為守政治之暇編訪前賢遺跡匪特發幽潛之光于今日亦以慰英爽于九原可謂深知先生尚友古人者矣

王有道墓表

李 奎

先生諱貞白字有道姓王氏信之上饒人登唐乾寧二年進士第先是崔凝取進士張貽憲等三十五人士論不服詔陸扆復試于武德殿前先生名上優等授校書郎值世亂不仕退伏田里工于詩以節操自持以道學自任徃徃縱情詠歌于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以見志有靈溪集七卷行于世板藏郡庫為兵燹所楚其居鄰永豐近代家藏其詩皆深厚精純膾炙人口真足聯芳李杜並駕韋柳

一代卓卓有聲于詩者竊嘆先生之在當世不仕亂邦能  
潔其身高蹈物表則其節行之貞踐履之固令名雅操照  
映千古又豈直工于詩為世之所崇重也哉郡守四明姚  
公堂嘗言信之人物漢以前無聞至唐始于先生見焉以  
先生為信郡人物之祖確哉論也是以完先生之基于久  
廢之餘集先生之詩于焚蕩之秋新其祠以妥厥靈豐其  
祀以竭其敬刻詩于石以示其傳非崇尚之篤其能然乎  
斯舉也又不特脩葺遺跡表彰先哲尤足勵士風獎勸  
臣節有補治化世教為甚大此予執筆興嘆不一而足嘆  
先生之墓廢而復完先生之道晦而復顯先生之文泯而  
復傳先生之名湮而復著賴以不朽不替此皆賢守之功  
也謹述此以表于墓復為之歌口靈山之高兮勢峩峩冰  
溪之深兮揚清波先生高風偉節之卓卓兮永世不磨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五十二

明銘

冰溪娄先生墓誌銘

夏尚朴

宸濠叛逆冰溪以妃族被逮死獄中聖天子御極詔議獄  
開釋無辜娄氏皆得原宥有大臣閱奏牘見冰溪姓名顧  
謂同列曰是即所謂樓上先生昔嘗不受宸濠衰服之命  
豈有從逆之意耶不死當見原土論惜之逮繫之初衆皆  
懼禍不敢近獨其婿太學生上瀘余錠奉其父英藪之命  
周旋其間不避艱險及械送臬司遣人潛隨其後為之給  
醫藥服食晏然如在家時不幸以疾卒其衣衾棺槨殯殮  
以禮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上瀘之郭墾予以門生得相役  
而視其之錠以墓銘見屬義不得而辭也按冰溪諱忱字

誠善其先信陽人元季有諱子福者逃難南奔遂家上饒之盈濟坊曾祖諱德華祖諱思顯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輕財尚義鄉稱長者妣楊氏父諒字克貞成都訓導封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號一齋受業聘君吳康齋得河洛之傳妣余氏幼有奇質落筆語輒驚人顧為文不能狗時好以故連不得志于有司晚由歲貢受歸安訓導未幾即棄官而歸忿其兄之所為托疾不下樓者十年自號病閣戶部侍郎邵二泉呼為樓上先生及兄死作下樓歌以諷之國母之喪例受衰服獨冰溪以弔服從事且力陳古義郤之幾為宸濠捶挫以死賴都憲王陽明救解得免生于某年某月其日享年七十娶王氏生三女長適杭州府知府永豐呂夔次適錠次適李某皆同邑人也繼室楊氏生男仕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五十三

幼名瑞松女一皆幼宸濠逆節將萌妾妃泣諫不從事敗妃死檻送京師每食必取飯呼妾妃食嘆曰恨不用爾之言至此湖廣叅政同邑鄭毅立之以詩哭之曰道義傳心有定論賢妃原是一齋孫夫以女子尚知用祖之訓識君臣大義曾謂賢如冰溪老且死而乃忘父之訓甘為逆賊之黨耶因誌其墓而系之以銘銘曰有山蒼蒼有水洋洋是謂陳克齋之鄉公死有知當挾杖屨與之徜徉

宋講義

信州州學講義

陳文蔚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于身懲忿窒慾而已風以

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慾何哉蓋為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為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逞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于獨室慾之要也益于人者若不止于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于身者為益君子以修身為益則為益者孰大于遷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于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銘

五十四

庚寅四月廿一講義

陳文蔚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大抵為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于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湏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于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為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修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愈多不止厥修乃來而已惟數學半學者教也學者非特

成已又將成物為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  
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折磨礪切磋有溫故知新之益又  
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數學相長者是矣然則  
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嘗于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修  
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于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效  
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  
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為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  
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為有用而非溺于  
記誦詞章之學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于面墻  
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  
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傳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  
乃如此雖為高宗言之實萬世為學之通法有志于當世  
者不可以不講也

六月朔旦講義

陳文蔚

孔子曰興于詩蓋詩者所以吟咏性情出于天機之自動  
學者于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于成童  
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為先而學者必自茲始也  
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為明白請得而  
講之蓋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  
意二章以綠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蓋德之盛  
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修身之道亦以齋明盛服為言三  
章以綠竹如簣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  
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斯成為成德之君子矣蓋

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青則浸長而剛勁矣至其如  
簣則綿密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粗而精自微而著  
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憇兮赫兮喧兮瑟憇者  
矜莊嚴毅之意蓋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喧兮宣  
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  
戲謔而不為虐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閑而自然  
中節雖未至于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  
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揅持之嚴密而遽  
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明

疊山書院講堂對諸生語

大學 夏言 貴溪人

昨聞諸生講道旨陳大學之篇太守談綱弘闡闕睢之旨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講義

五十六

申言義利之辨洞析天人之歸挈吾道之綱維示人心之  
準的有功後學克對前修蓋白鹿升堂之後此道久荒自  
鵝湖促席以還未聞有作茲喜大賢爲政紹芳躅于南康  
多士得師振遺風于廣信所貴講明乎正學庶幾有補于  
當時老夫素乏經綸久膺密勿頃蒙恩賜獲遂休閒初入  
里門已見閭閻風俗之美今來學舍益徵鄉邦文獻之隆  
翰苑瑣闥得一時之儒彥朱旛皂蓋集闔郡之文僚擊鼓  
登堂講古人詩書之業雅歌對酒洽太平賓主之歡可無  
話言用酬嘉會所願諸生立德行為經濟之本養器識于  
文藝之先可濟蒼生乃是聖賢之學必爲君子方稱豪傑  
之夫毋務高遠而涉空虛毋溺凡近而安俗陋居鄉黨必  
躬孝弟而尚仁讓仕朝廷必遠奸邪而好正直是則予之

望也賢輩共相勉旃

宋文

祭朱夫子文

陳文蔚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啟瞶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寢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于其中充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于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十七

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撓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顛愚屑屑徃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朴有餘坐厄飢寒復阻長道引睇門墻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于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卧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欸侍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徃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既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

之綱雖極昏儒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即負彼蒼嗚呼先□  
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簿奠  
訴情豈知予切

明文

欽祀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文并咨

夏言

維神威靈舊號鷹武廟貌巍然靈山之下民有疾苦與凡  
祈禱惠徼于神應無愆期感神之靈福此一方有事內苑  
聞于聖皇惟皇愛民錄神之功列祀玄殿禁垣之中謹製  
神位大書暘號爰託郡守奉安于廟名題御筆俎豆有光  
祚國佑民萬禩無疆謹告

咨禮部為祀典事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該本職于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十八

西苑無逸殿具奏伏見江西廣信府靈山石人峯鷹武祖  
殿有神曰李將軍其神靈應異常郡中水旱疫疾必禱  
無不響應有功民社歷年永久伏乞聖慈軫念一方生靈  
賴神禦災捍患俯允臣奏特賜甄錄俾獲陟侍高玄神寔  
幸甚不勝戰兢仰祈天恩之至等因次日奉御筆批允賜  
號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欽此本日欽命中書官即  
無逸殿書寫神位司禮監等衙門各督工填刻完畢列祀  
太高玄殿左之統雷殿訖為照本神既奉欽依賜號崇祀  
內殿其原祀地方相應遵依明旨一體改正神號崇祀為  
此移咨賚部煩將咨內事理備行江西廣信府著落當部  
官備辦牲醴督率僚屬親詣廟所將本職恭製神牌并發  
去祝文一道揭虔奉安祭告施行

國朝

課士文

邑論

李仙客

竊惟業精于勤荒于嬉必日月鼓其就将斯緝熙底于光明尚書時敏之箴良有以也詩人邁征之賦豈徒然哉但躬享富貴或時值太平則黽勉而憤興可優游而卒業然而帶經芸鋤負薪吟咏豈盡富貴之窮乃若進春秋傳說誠意章誰是太平之時要皆名傾一世抑且學垂千秋蓋專始能精精非玩愒可致而資必需養養豈作輟可成顧信州古稱名壤况上饒代有傳人靈山南屏天開其秀鬼谷鵝湖地標其奇樹儒林赤幟陸九淵之講壇猶存杼報國孤忠謝疊山之遺忠猶在摩一杯古跡如見忠定訂謨攷六經舊圖獨傳理學真諦故先代科甲如蟬相聯即本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文

五十九

朝會魁猶鵠特起觀古人前徽未遠望來者踵事增華矧茲數科江右文風獨弱即此數郡藐姑科第猶稀豈地氣之不靈抑人功之先拙本學濫叨教諭之任寔膺切磋之責夫造軌而合轍共知巧之不如習也觀使秋之誨奕不信雜之不若專乎用是訂每月十六聚集于一堂且權拈經書三篇盡長于一日考德問業爾多士宜益淬勵厥功日省月試在本學豈敢視為故套即至未進儒童寧無夙飽經濟但縱使取科甲如拾芥亦詎能越宮墻以出奇凡遇課日共賜瑤章諸兄之苞能並耀夫九采本學之目自不迷千五色俾琯弓日儆而益調使寶劍月礪而愈利三月之後阿蒙即變于吳下六月之息鵬翅可展以扶搖行觀西戎奪而榜之魁元餘汗生色而臺閣奠一代之柱石

泮壁增光矣

公頌郡侯陳公雪槎新建校士館碑文

氣運必待人而興風俗實由政而變有其人有其政斯能移風俗而回氣運我 陳使君殆所謂以人立政者乎信值兵燹之後城市圯墟宮墻茂草凡橋梁道路殘荒破敗奚忍悉數矧校士館為古所未有誰能計及乎使君當下車之始扶衰起敝未朞月而政教通物情既舒規模漸改可謂竭司牧之能矣猶念信乏衡文之地歲科兩試生童苦之于是闢基于府治之東鼎建館舍綢繆盡善歷九月而工竣其覆庇士人者又寧有極也今而後風俗由此而益美氣運從茲而彌昌則使君之勲烈不與韓歐並垂不替乎合郡生童愛戴不忘爰相率而為之銘曰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六十

武林鍾秀毓我 陳侯天眷生民來治信州宅衷藹藹播政優優民懷其德士沐其休五載于茲大化殷流弘開文院高爽豁眸助扶運氣七邑歌謳億萬斯年令譽永留

申請豁免潮冲灶地額課文

潘 翀 邑人

查甲馬等四團攤蕩被潮冲没自雍正十三年坍起至乾隆四年間陸續坍完共坍課七百三十五兩零各竈失業額賦無從輸辦上年控轅循例告豁蒙檄會同山邑劉確勘造具冊給荷蒙具 題奉准 部覆課銀有豁無陞未便豁免行令各場如有新漲之地飭令文明足敷撥抵具題等因奉行職遵即曉諭遵照去後茲據各竈具呈以現在潮冲場分自不能有新漲者或有陞稅抵減本場之丁課者亦有陸續呈報新陞照例先抵缺課之場分者又奉有

諭旨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一時又不能驟敷撥抵者各場情形不同若俟各場新漲足敷撥抵方豁竈困難以立甦職細思海濱窮竈惟賴沙地攤晒乃得辦課今各竈沙地陸續坍完則資生活命固屬無策亦既賠糧五載情已堪矜舊蒙具題豁免旋奉部駁仍徵在憲深恤竈艱固出如不得已職周知竈困亦自無可如何至各竈現在飢寒交迫鬻女賣男且多出貿出傭况聞知坍江之地尚須賠糧既悵悵何之復蹙蹙靡騁而牽老携幼環呼呈請懇豁寔無足怪職蒙委三江已將五載豈不深悉該竈等地坍賠糧之苦從前接年征糧只可從容緩征俟其春間麥出秋裏禾成勸其減口完糧若將此望海賠糧之苦竈動見捉襟見肘有衣無袴一味嚴比職所不忍况各竈去年自蒙憲恩俯准題豁已不納分文現在奏銷已迫一月之內就冬剥膚以償實出萬難

聖天子賑災不惜帑金不吝蠲免諒不在窮竈之些微膏脂職責在牛羊之牧不忍立視其死故不揣冒昧詳請援照下砂二三場豁免之例具題請自乾隆五年為始照額豁免俾窮竈得甦乾隆六年七月十六日院准具題奉旨准豁

詳請弛禁肩挑鹽文

潘 翀

為詳請肩店一例買運以便民食以廣引額事職籍隸廣信上饒上邑食鹽一頃例屬分銷常山引額從汝埠改筭至玉山運饒發賣雖信城開有鹽舖並非浙省商人行銷不過本地糧食小店向常玉商人轉販帶賣從未奉憲印

烙招牌亦不向道憲納稅在浙商遵照憲定價值每包給鹽二十三觔及運至府城奸戶每包剗出二三觔僅得二十觔而鹽價較玉山復昂至七八分如玉山兌價偶因時值稍昂每包加增一分則府城小舖必驟加三四分不等且每包之中又將煉熟石膏春細攙和是以山谷窮黎常以價昂灰鹽為苦向例准其購買四六肩挑四鄉居民所以自往玉山買食原避貴以圖賤不惜奔走之勞也近又蒙准其船載矣無如一經汛捕查獲即指為私鹽縱有四六小票難執抵辨由是小民桃買維艱舖價高昂職查地近場竈私相售買偷漏則為私鹽再彼地行銷之引鹽于此地售賣則為越界若常山鹽觔自道庫納稅紹所掣放復經三關盤驗顆粒悉屬官鹽廣信分銷常額寔係本引當行之地並非越界之比何得妄為查拏信郡小舖販賣汛捕聽其載運並無查詰窮民赴常玉山買鹽行銷與小舖轉販分銷無殊惟令所買者愈衆則所銷者益多何以彼寬此刻總以信郡去浙會千里之遙鹽中官私之別從未奉憲明示曉諭以致信郡汛捕妄指官鹽為私鹽混行查拏故饒邑居民惜鹽如金甚至情甘淡食夫四六小票成法不可紛更今請概以常玉商人賣鹽發票為憑聽從民便許其挑販運載驗其箋票相符即准放行仰祈憲臺俯賜察核飭令肩店一例買運以便民食以廣引額勒石垂久永遠遵行

明贊

陳克齋贊

李奎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文

六十二

心超萬物之表道沂洙泗之源深造自得踐履彌堅屢聘不起肥遯丘園聚徒講學著書立言大闡聖經之旨獲承朱子之傳

又陳克齋贊

姚堂

粹乎其質彥乎其容遠宗尼父近師晦翁隐居著述道明德克金精美玉大呂黃鍾聘君之名穆如清風

國朝論

誅四凶論

桂天申 邑人

甚哉後世論聖之偏也以堯舜大聖行事大公至正豈復有可擬議乃孫明復以為俾舜舉之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曾子固又以爲德莫大于用賢誅惡盖假之舜耳然則堯固有私意于其間乎此丁湖南之論甚當不待予之辨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贊

論

六十三

明也至程子又謂聖人不得已而誅之然則堯固養奸即又曰四人者始懷不平之心舜始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夫不平有何據証而舜因其跡而誅之不亦出于私乎非也盖嘗考之堯之時四凶之族或出于少昊氏或出于顓頊氏或出于帝鴻氏四凶皆世胄也且此四人者又皆有才者也當時四岳舉鯀舉共工書載之甚詳而堯已識其不可使但堯之時非不敢露其不善也四岳充廷賢才衆多雖有一二凶人亦未嘗有妨于治且此四人亦未嘗有大過差而堯容之如天覆地載之中妍媸美惡何所不包此堯所以大也至舜則鯀治水而績用弗成矣三苗負固不服舜之誅之亦因其罪而誅之耳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此所謂聖帝之刑賞咸當其則也豈四凶因舜以匹夫

授禪憤怨不平而舜誅之也哉

魏文侯論

桂天申

魏文侯好賢如緇衣聽諫如轉圜且一時之賢士又皆有守有爲言足成經行足成法相與有成師師濟濟有協恭和衷氣象此雖時近戰國而無戰國機械習氣真可謂近古之賢君臣也後來東漢亦為多賢而氣岸太高上無賢主不能優養之以致小人賈禍遂成黨錮之禁惜哉且文侯之時諸人皆有爲國之心裨國之才以視盜虛聲者何啻千萬然則士人平居當為真經濟真學問不可在章句集註中索解徒為老魚蠹也

班仲升論

桂天申

仲升橫行西域成功塞外真人傑哉然吾不多仲升之功而多竇固之上超功并多明帝之知仲升也其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然則漢君臣之交與有成也如宋之時有韓岳而殺之明之時有劉綎熊廷弼而楊鎬王化貞等阻撓之魏應科等會勘而殺之悲哉

讀信陵君傳

桂天申

信陵君虛左以迎侯生及破秦軍于邯鄲下聽客言而以退讓自處又何從諫若轉圜也後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所謂在趙則趙重在魏則魏重賢者之有益人國豈淺鮮哉至攻安陵而縮高以全父子者全君臣信陵君即縞素避舍遣使致謝豈非千古來一義氣丈夫耶誰謂戰國無人也雖然信陵固非常人而門下如毛公薛公與侯生輩皆一時名賢持論端確相與有成則固信陵之賢以

類而相從也

清紀述

陳克齋先生紀迷

張時雨

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之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為本以躬行實踐為從事先加意于學問思辨恐有毫釐千里之誤所友若徐子顏即朱子所云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者吾鉛徐子融志氣剛決勇于求道其切磋尤詳焉他如吳伯豐李敬子諸君子一時倡和豫章之學為不孤云郡志稱其淵源洙泗多深造而自得之著書立言俱得朱子旨趣如論中庸戒懼慎獨二事及大學誠意之說甚為朱子稱服後朱子註儀禮諸書又謂相去之遠以不得賢者之助為憾隱居丘園累聘不

上饒縣志

卷十五

藝文

紀述

六十五

起聚徒講學以斯文自任鄉邦尊仰之所著多見于四書集成兩又嘗考先生所至學較若書院士人輒尊為祭酒屢主講席白鹿洞義利之語本陸子之意而更暢之居恒雅慕邵康節先生性情吟咏每每相近宜其芥視名位而不顧也所最盡心者莫如養志而尊人竹林翁竟至九十四而終人以為孝行所感召子若孫能世其學入

國朝尤為孝義之族賢者有後竟不誣矣其見許于朱子者詳性理大全朱子大全故不贅如門人徐元杰每嘗往來問答書啟蠹蝕難以刻紀姑掇拾所見聞于此全集若干卷放軼幾半雨與其嗣孫良鑑洎吾弟時泰摺撫于蠹蝕之餘僅得文十二卷賦一卷詩四卷刻成而紀其概以俟有道君子表章焉

第七冊終